

语丝·五里湖

揉面

| 马汉文 |

宅家避疫的时光,足不出户,除了从卧室到客厅,就只有在厨房里转悠了。书房是不太好进的。进了书房,必在书桌前坐定。既然坐定,总须写点。要写,少不了会触及眼前闹得正凶的疫情,然而匆促落笔的文字,比照起抗疫一线生死之战的严酷,易显得轻佻和矫情。那么,投身厨房,自然就成了正道。

大女儿烘焙的曲奇,足以乱西饼店卖品之真。我则对北方的面食情有独钟,一直想亲手一试。

上个世纪90年代初,有机会去兰州大学参加一个国际文化研讨会。会议上安排考察河西走廊,一路走去,基本顿顿是西北的面食,搓鱼、猫耳朵、揪面片、手擀面……吃得我这个江南小伙酣畅淋漓,赞不绝口。

有次,吃罢我随口咕囔了一句:“唔,这面食,竟揉出了灵魂!”

同桌兰州大学一位沪籍美学老教授说:“你应该让主人听到,他们一定会很高兴的。他们很在乎你们的评价,特别是来自东部沿海城市人的称赞。”教授是一位优雅的老太太,边说边莞尔。

我望着她,只是憨涩地笑。我终究没对主人面呈颂扬,那时候的我,总觉得对人的好感和感激,是该藏在心底的,表于口舌,就有阿谀谄媚之嫌。就这样,吃罢一擦嘴,揣掖着赞颂就走了。

再就是后来,去太原。太原好客的老王热情款待,听说我好面食,特地叮嘱厨房每顿要不重样地轮着上特色面食,让我着实大快朵颐了一番。这时候,我已是一个经过生活风霜雨雪吹打的人了,已稍知一些人情世故,懂得了对人对事物的赞誉是要溢于言表的。在嚼咽之余,我以漫不经心的口吻,不淡不咸地说了几句面食很劲道,面食积淀着地域文化之类的话。

老王是个实在人,定是听懂了我是在含蓄地夸他们的食物,于是他就往后仰过身去,双肩往后展开,发出有节制的笑,以表达他的谦逊。

离开太原,接着去了大同。大半天时光很

快过去了,又到吃饭时,在桌边刚落坐,饭桌让我突然勾起对太原美食的味蕾记忆,就热情地称赞起太原的面食来。心想,太原、大同,都同属山西,是不存在对立的统一体。夸太原,就是夸山西。不料,我对太原面食由衷的、怀着十二万分热情的赞美,却伤害了主人对大同面食的自傲感。

大同人沉下脸,不屑地说:“太原的面食算个啥呀!都说山西面食在大同,从没太原什么事呀!”似乎是为了打击我对太原面食的迷恋,大同那顿饭特地上了满满一桌各色面食,除了刀削面等,又上了烤佬佬,以及各种用麦面、莜面做的面食,让我第一次见识了天下面食种类之多。我当然就看花了眼,吃撑了肚。

确实如此,面食不仅维系着北方人的肠胃,更支撑着他们的脸面。谁家的面食优劣,谁家的面食丰俭,关乎着那家人的荣辱。谁擀着一手好面皮,做着一手好面食,那人的人品综合指数就会高好多。只要一袋面粉,一根擀面杖,不需多长时间就能鼓捣出一顿饶有滋味的吃食来,这不仅体现了北方人超强的生存能力,更让繁复的生活也归纳得简单而有趣味起来。北方人的做饭过程,因此而更富有操作性,更显技艺化。

对于北方人这种技能,我一直心怀敬意,心存跃跃一试的欲念。而手擀面,正是尝试的首选。似乎一旦拥有此技能,便能骑马挎枪走天下一般。宅家躲疫情,闲得人发毛,正是试水好时机。钻进厨房,我卷起袖管,仔细洗净双手,和面,揉面,醒面,擀面,切面,煮面,中午就吃上了自做的手擀面。虽然面条的厚薄、宽窄的掌控还有待提高,但享受的是动手制作的过程。揉面最费力,面粉从松散到柔韧的一团,不失奇妙,这过程竟又让我联想到人的一生,想到自己从昔日羞于夸奖别人的小伙,到如今阅尽人情世态的老翁。

生活,就这么搓揉着我们,让我们从生硬青涩到熟软黏糯,使我们得到,也令我们失去。

众生·人民路

非常时期的朋友圈

| 黄玉梅文 |

不知何时起,视力不好的我偏偏爱上了朋友圈,喜欢看朋友圈里的各种美文美图,各种新奇事件,更喜欢把自己的快乐与收获在朋友圈里晒一晒,看着那几十几百的点赞,心里总是美滋滋的。

可是办完了精彩纷呈的新春联欢会后,却遇上了“新型冠状病毒肺炎”的寒流,再也没有心情晒那些小资情调的美文美图了,一连好几天没露头。再打开朋友圈,看到的都是疫情和抗击预防疫情的状况,心里委实乐观不起来。

一天,才子王政委发的一条爱人戴口罩注视远方的微信,写了这样一句话:没有哪一个冬天不会过去,没有哪一个春天不会到来!让我顿时涌起信心,旋即点赞评论:说的非常有哲理,给了一个大大的赞。琢磨二三,心头乐观了很多。随后看到了无锡出征武汉的医务工作者,他们勇于担当不惧病魔,义无反顾冲向疫情第一线,令人感慨:他们是这个年代真正的英雄!随后又听到了朋友圈里的朋友,专门为抗击疫情的白衣天使写下的歌曲《我们是勇敢的中华儿女》,旋律激昂,节奏铿锵,语句豪迈,顿时胸中充满了对“英雄”的无比敬佩。

又看到了他们是携手战疫的“最美夫妻”的微信,顿时心情激荡,因为其中有好几对“最美夫妻”,都是我朋友圈的好友:一对既是邻居又是同事的卫监高所长和疾控中心的检测李

科长,二人加班加点连轴转,不分白天黑夜奋斗在抗疫最前沿;一对是机关党工委书记和社区党总支陆书记,他俩的微信对话在群里表露了,吴书记主动请缨加入防疫突击队,爱人陆书记已经三天三夜没有回家了,她白天挨家挨户做宣传,做入户登记,晚上就睡在社区的行军床上;一对是卫健委的药政黄处长,先生是梁溪卫健委的吴主任,一个忙着调配医疗物资,一个忙着指导辖区疫情防控,他俩的微信对话也被晒出:晚上九半了,你回家了吗?没有,你呢?也没有。他俩从小年夜开始,每晚九点多才碰头,清早七八点就各奔东西“战场”……

看了许多这样的微信,我也渐渐涌起坚定的信念,有这样一群勇敢而执着的医务工作者在,有齐心协力、众志成城的普通群众的配合与坚守,我们一定能打赢这场特殊的战斗!

看见微信圈里朋友们抗击疫情的动人事迹,我也一直在思考,作为一名文化工作者,我能为抗击疫情做点什么呢?记下特殊时期的朋友圈吧,给大家鼓鼓劲。朋友圈里政委说得对:没有一个冬天不会过去,没有一个春天不会到来!这不,朋友圈里鹏之翼工作室,接连推出了好几档《春》的朗诵版呢。

此刻,户外阳光灿烂,照在身上暖暖的,感觉到春天确实不远了……

忆旧·古运河

埋牛肉

| 罗新方文 |

我五岁那年,豌豆花开时节,父亲母亲串门回来,拎了一大块五香牛肉。

在那饥饿的年代,见东西就想吃,仿佛一切都和吃有关,生榆钱,生山芋,生冬瓜,生玉米棒,生韭菜,生豌豆荚,生葱,不管好吃不好吃,看见就往嘴里塞。

这一大块牛肉的的确确惹到了我的味蕾,但父母却拿来了铁锹,领我到院子里一棵泡桐树下,把铁锹给我,要我在泡桐树根附近挖坑。我三下五除二,迅速挖好了坑,等父母的奖赏,我原以为父母一定会用五香牛肉大大地奖励我,母亲却郑重地说:“现在是豌豆花开授粉时节,是传染病传染最厉害的时候,牛是生产队的壮劳力,一定是病死的,要不,是得了病怕传染,杀了!不生病是不会舍得杀的,儿啊!咱不能吃,吃了会传染病的!咱埋了它!”母亲一说完,父亲一点也不心疼,利落地把牛肉扔进坑里,拿起铁锹,铲了一锹土埋下去,把铁锹递给母亲,母亲铲了一锹土埋下去,把铁锹递给我,我铲了一锹土埋下去,我,父亲,母亲,一锹一锹地把牛肉埋在了泡桐树下。

五香牛肉没有肥了我的味蕾,却肥了泡桐树,泡桐树像装满了火药的火箭,拼命地往天上钻,显示着自己特殊优待的威力。我心想,这病牛肉对人有害,对树却有利,原来,人和树是有区别的。

看着一天天长大长粗的泡桐树,我总是好奇地每过一段时间,一手指一手指地测量泡桐树的粗细,年年岁岁,岁岁年年,等到我用胳膊测量它粗细的时候,泡桐树陪我走过了童年、少年、成年。我每每想贪吃的时候,我就想着泡桐树下有毒的五香牛肉,干脆就不吃,母亲经常给我说,没毒没病的吃了才有养分,再好的肉,有病菌就不能碰!

在母亲的管教下,麻雀啊!青蛙啊!斑鸠啊!大雁啊!虽然有和小朋友一起捉的经历,我也从来就没有尝过,也不想尝!只要母亲看到我和小朋友捉青蛙,拿着棍子就往我屁股上狠狠地打,母亲总是对我说,要爱护生灵。

家里的玉米面、小麦面、红薯面,母亲变着花样做着给我吃,母亲经常说,吃素的好,素的容易辨认,好的坏的一看就知道。不像肉,有没有病菌,传染不传染,看不出来。母亲经常在我耳边唠叨“病从口入”,我就是在母亲的这种唠叨声中长大的。

至今,我仍保留着父母给我的习惯,什么烧烤的田鸡呀,麻雀呀,五花大绑的,我看着都怕。牛蛙也是不碰的,我也把我的习惯传给了我女儿。在我女儿小的时候,许多次,在女儿面前我不吃菜,一粒一粒地吃下白米饭,吃得那样香甜,吃得女儿羡慕,女儿也学着我,不吃菜,吃一粒一粒的白米饭!女儿的习惯养成了,我还是时不时地在女儿面前,不吃菜,只吃一粒一粒的白米饭。

庚子年春节,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打破了千百年来过节的习惯,默念着“居家也是做贡献”,突然,莫名地辛酸!

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记忆与辉煌。非典也好,新冠病毒肺炎也好,我们这一代人都遇上了,这注定是我们生命历程中最深刻的人生体验与经历,是生与死的集体记忆。

于是,我又想起了儿时和父母一起埋牛肉的经历,愿儿时的味觉烙印和我的记忆一起唤醒迟来的春天。

